陕西工人報

边防战士的感谢

新风贺

前不久，西安客运段收到云南前线战士王金保写来的感谢信，信中向这个段西沪车队第三包乘组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王金保是昆明部队某部七十一分队战士。在对越作战中光荣负伤。他的父亲、哥哥和未婚妻一同从沂蒙山区南石门乡老家前往昆明探望。七月十八日从徐州登上139次列车时，因列车严重超员，他们只好挤在车厢门口。列车乘务员赵安得知这一情况后，立刻把三位来自革命老区的乡亲迎接到餐车休息。厨师当即做了可口的饭菜；餐车主任王喜顺还特意买了一瓶酒，给王金保的亲人敬酒。换班休息的列车员们，也你一言我一语地宽慰老人的心。赵车长又把一封刚写的慰问信交给老人，托他转交给为国负伤的儿子王金保，表达西沪三组四十多名铁路工人的慰问和祝愿。列车到达郑州车站，赵车长开了客运纪录，填写了重点旅客向导签，把老人托付给郑州车站客运值班室换乘南下的列车。

王父顺利到达昆明后，他的儿子立即给西沪三组乘务员写来这封感谢信，表示伤愈后一定重返前线，英勇杀敌，誓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领土完整，保卫四化建设。（张海河 田恩虎）

宝鸡市床单厂 办起奶牛场

本报讯 宝鸡市床单厂二十名职工用集资和贷款的方法，办起了年产二万七千斤的奶牛场，使老幼病残人吃上了牛奶。

这个床单厂由于离城镇较远，老幼病残吃牛奶成了工人最犯愁的事情。后来，由厂总务科牵头，经过职工集资和贷款，先后买回五头奶牛。工厂腾出六间房屋，并供水供电，很快就办起了奶牛场。现在，该厂生产的牛奶不但满足了本厂职工的需要，而且还支援了宝鸡县益民奶粉厂的生产。

（张立贤 肖安贵）

陕彩总厂 办起职工疗养部

本报讯 陕西彩色显象管总厂在厂内办起了职工疗养部，第一期疗养人员已于八月二十六日开始了疗养生活。

职工疗养部设在总厂医院住院部，其经费由总厂工会在工厂福利费中开支，行政业务管理由医院负责。疗养对象是先进生产者、年老体弱职工及有一定贡献的知识分子。每期疗养十五天，在疗养期间，疗养人员的工资、奖金照发。疗养人员名额分配及确定由总厂工会负责。

（牛正民）

省建一公司十队 开展 徒包教包学活动

本报讯 省建一公司十队为了对近期进厂的徒工开展师徒包教包学竞赛，成立了竞赛领导小组。二十六对师徒都已签定了合同，竞赛已经全面开始。

竞赛的内容目标是在半年时间内，徒工应知达到《工人技术等级标准》的二级工水平，应会达到一级工水平；一年时间内，应知达到三级工水平，应会达到二级工水平。竞赛方案中还规定了评比奖励办法，并规定师傅既要教技术，又要带思想。在竞赛期间，徒工如若发生违法乱纪和安全事故者，师徒均取消受奖资格。

（杨忙鑫）

洽谈会不应变成吃喝会

职工之声

最近，某单位和几个外地人洽谈业务，七碟子八大碗把客人盛情款待了一番。来客只有四人，陪客就餐的竟达十人之多。席上杯筷交错、拳声喝喝，热闹非凡。不少职工群众气愤地说：“这不是洽谈会，而是吃喝会。”

来客商谈业务，单位热情招待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无可厚非。即是做上几样对方可口的饭菜，以尽东道主之情，也无不可。问题是，既是洽谈，就不应在席上猜拳行令，大吃大喝，何况生意兴隆者，主要应靠自己的优良名牌产品，而靠吃喝来洽谈者，无非是用吃喝来掩盖其产品的质次价高罢了。结果是，商谈是虚、用吃喝拉关系是实。

象这种巧立名目，利用公款慷国家之慨，大吃大喝的做法，群众早已深恶痛绝，中央也曾三令五申予以制止。但时至今日，有些单位为什么还是置若罔闻，令行不止呢？因而实在有必要呼吁：洽谈会不应变成吃喝会。

（楼观）

西安市未央区红旗五金厂 买空卖空被判赔款万余元

本报讯 西安市未央区红旗五金机械厂采取欺骗手段与外单位签订购销合同，搞买空卖空，给对方造成严重损失，被法院判处赔偿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二元。

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八日，未央区红旗五金机械厂与未央区建章宫油毡厂商定：五金机械厂向油毡厂销售十号沥青一百吨，总计价款三万四千元，款到提货。当天五金机械厂向油毡厂出具了一百吨沥青的调拨单。当月二十二日，油毡厂向五金机械厂汇款三万四千元。嗣后，油毡厂持调拨单多次去五金机械厂提货未成，才发现受骗，便要求五金机械厂退还货款和赔偿损失。但该厂仅退一万元，下余二万四千元被转入其他帐户。

由于五金机械厂根本就无货源，不能按期供货，又不及时退款，使油毡厂遭到严重损失，被迫停工二十四天。油毡厂便诉至院。未央区法院通过调查审理，认为五金机械厂在无货源的情况下与他人乱签合同，完全是一种买空卖空的欺骗行为。按照《经济合同法》，未央区法院除判决五金机械厂限期退还货款外，判处赔偿油毡厂银行利息、差旅费、工人工资、生产损失费等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二元，并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二百四十元。

（屈宏斌）

古城喜会“东方旭”

——访我国武术名将李俊峰

本报记者 范国俊

亲爱的读者，您还记得电影《武林志》中那个痛打外国大力士的“东方旭”吗？一九八五年武术国际邀请赛期间，记者在西安竹青饭店访问了扮演东方旭的北京武术队教练李俊峰。

今年四十六岁的李教练，侃侃而谈。他出生在河北省石家庄藁城县武术之乡，爷爷是个医生，兼好习武。在长辈的熏陶下，他从小酷爱武术，一九六〇年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武术系，尔后便从事武术专业。他有两个孩子，女孩十二岁，现在是北京武术队队员，儿子十岁，也是个业余武术爱好者。

李教练经过多年苦练，掌握了长短兵器和许多拳路。他的长拳表演起来动作舒展大方，快速有力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为了使自己的八卦掌更进一步，他拜八十多岁的李子明为师，并经常向国家体委的李实明和云南的老武术家何福生、沙国政等八卦名将请教。《武林志》上映后，很多观众来信热切希望他多演一些“东方旭”。今年春节前后，李教练应河北长城影视公司之邀，拍摄了五集电视剧《侠女除暴》。然而出乎预料，在这部片子里，他扮演的却是与东方旭完全相反的反派角色——纪献堂。该剧描写了明末时期，总督大将军纪献堂部下一个中军何琪的女儿何玉凤（后改名十三妹），被纪献堂的儿子看中，为了霸占十三妹，纪献堂逼死了她的父母，十三妹忍痛出走，幸遇武林高手邓九功收其为徒，练得了一身好武功，杀死纪献堂，替父报了仇。这次，李教练既是主演，又是武打设计，为了演好这个戏，李教练一招一势都潜心琢磨，还专门设计了一种特殊兵器。在最后一场戏中，恶贯满盈的纪献堂象丧家之犬，十三妹一个飞刀刺中他的后心，纪献堂挣扎着从山坡上翻滚下去……。这组镜头，一连拍了四五次，李教练脸部和身上被乱草石块划得到处是伤。他的爱人看了这部电视剧后风趣地说：“我很喜欢《武林志》中的东方旭。纪献堂令人讨厌，希望你今后再也不要演这种人了”。这说明，李教练扮演的这个反派角色同样是非常成功的。

李俊峰 近照 张万鹏 摄

李教练拍片这样认真，对待他的学生更是如此。七五年北京武术女[illegible]人后，他出任教练[illegible]已十一年了。在训练中，他对学生严格要求，生活上关心备至。有的学生耽误了训练，他就下班后辅导；有的星期日找到家里，他放弃休息耐心指导；学生有病，他亲自送到医院。夏天给学生挂好蚊帐，冬天给他们生好炉子，师生之间，亲如一家。在李教练的精心培养下，这个队从组建至今，参加了十一次全国武术比赛，每次都夺得了团体冠军。

交谈中，我们的话题又转到这次武术国际邀请赛，李教练兴奋地说：“举办这样国际性的武术邀请赛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。西安的观众讲文明，懂礼貌，热情友好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李教练告诉记者说，近日美国武术界同行要到北京访问，他们必须尽快返回。不久，还要赶到哈尔滨，为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片子搞武术设计，另外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和他协商，准备在一部彩色立体电影《侠女十三妹》中担任角色，九月底还将赴香港访问。

我们祝愿李俊峰教练一路顺风，在事业上有更多的建树。

因为他是先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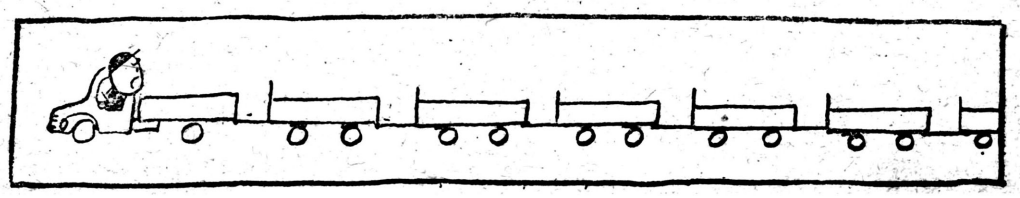
郑风岐

借鉴篇

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，然而又是非常真实的事。

西安北郊某厂青工张某，一日下班时，突然发现自己自行车上的铃盖不翼而飞。他怒气冲冲地大骂偷铃盖者是缺德，是黑了心肝。直到他回家的途中，还在想着此事，真够窝火。当他行至一家商店门前时，只见那儿摆着几辆自行车，铃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刺得他双眼都睁不开。他灵机一动：别人偷我的，我又为何不能偷别人的呢？打定主意，他便向那排自行车走去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崭新的铃盖就回到了他的铃座上。

晚上，张某约女友去看电影，一路上有意在女方面前显示一番，便将铃盖如何丢失，又如何“得手”的过程细细说之。末了，他发现开始还是喜形于色的女友，不知怎的竟抽泣起来。不等他细问，姑娘擦干眼泪，面带愠色地说：“我妈今天下午去那家商店买东西时，自行车铃盖被偷了。真没想到这个缺德的人竟是你。”说完，他将两张电影票撕得粉碎，照着小伙的脸上扔去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望着女友在夕阳下消失的身影，张某呆呆地站在街头，着实象挨了一闷棍……

（蒋恒强） 凯新·题图